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考卷五百九十三

四書部集考一

宋朱熹集解

元朱熹集解

明朱熹集解

宋朱熹集解

經籍典第二百九十三卷

四書部集考

宋朱熹集解

元朱熹集解

明朱熹集解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王安石中御製中廣

大學贊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定國子學制凡讀書必先因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接通志至元二十四年

立國子學而定其制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小學論語孟

子大學中廣

治道取斯志講學編錄典型可持歸真師道封信

國公

淳祐元年春正月己巳詔以朱熹大學中廣論語孟之

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義以大明于世其令學官以

五臣劄劄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按宋史理宗本紀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曰朕惟

孔子之道至焉而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

程顥顏淵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庶幾達學矣有指歸

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辨義素裏要法施惠於大學論

孟之子本末洞微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庶幾無

五臣劄劄著務沃民之日以其令學官別諸從

以示崇獎之意特以王安石謂大命不足畏祖宗

不足以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

庭雖之丙午周敦頤爲汝南伯張載爲郡伯程顥

河南伯程顥伊陽伯

淳祐十一年庚午九月詔以朱熹集解從之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接通志五十四年大學論

元

仁宗皇慶二年十一月詔于四書內出題用朱氏集

試

按元史仁宗本紀不載

接通志五十四年大學論

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子章句集解漢人南人第一

培明經義疑二問大學論請中庸孟子內出題用

朱氏集解以已意解之

泰定帝泰定四年童子舉舉善畧問以四書大義

按元史泰定帝不記不載

接通志學校志重子舉

泰定四年臨州舉善畧問以四書大義則對曰無

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將人以遠大則

文公朱熹大學中庸句讀孟子集註化之

順帝元統元年曉峰侍郎延吉四書成勅帝垂

津祐十一年御製華藻贊

順帝元統元年曉峰侍郎延吉四書成勅帝垂

元

順帝元統元年曉峰侍郎延吉四書成勅帝垂

津祐十一年御製華藻贊

順帝元統元年曉峰侍郎延吉四書成勅帝垂

元

順帝元統元年曉峰侍郎延吉四書成勅帝垂

津祐十一年御製華藻贊

順帝元統元年曉峰侍郎延吉四書成勅帝垂

元

順帝元統元年曉峰侍郎延吉四書成勅帝垂

津祐十一年御製華藻贊

順帝元統元年曉峰侍郎延吉四書成勅帝垂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考卷五百九十二

四書部集考一

宋朱熹集解

元朱熹集解

明朱熹集解

經典第二百九十二卷

四書部集考

宋朱熹集解

元朱熹集解

明朱熹集解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王海淳祐中御製中廣  
大學贊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定國子學制凡讀書必先因書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通志至元二十四年

立國子學而定其制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

子大學中庸

治興取廟志講學編錄典型可持歸真師道封信

國公

淳祐元春正月甲辰詔以朱熹大學中庸論語之

書本末洞微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其令學官以

五臣劄記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按宋史理宗本紀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曰朕惟

孔子之道至焉而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

程顥顏淵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庶幾達學矣有指歸

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辨義素裏要法施惠於大學論

孟之子本末洞微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

五臣劄記皆沃潤良多于其令學官別諸從

以示崇獎之意特以王安石謂大命不足畏祖宗

不足以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

庭雖之丙午周敦頤爲汝南伯張載爲郡伯程顥

河南伯程顥伊陽伯

淳祐十一年庚寅九月議准四書集解計從之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王海淳祐中御製中廣

大學贊本紀不載 按通志卷一百一十五學論治

淳祐十一年命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講兼德秀之

文公朱熹大學中庸句讀孟子集註記之

泰定帝泰定四年夏五月詔以四書大義

按元史泰定帝不紀不載 按通志卷一百一十五學論治

泰定四年歲在己未子卯句讀孟子集註漢人南人第一

晦明經義疑二問大學論治中庸孟子內出題旨用

朱氏集註復以己意點之

泰定帝泰定四年夏五月詔以四書大義

按元史泰定帝不紀不載 按通志卷一百一十五學論治

按元史順帝本紀不載。按曉嘆傳頤帝卽位之後，曉嘆侍講甚日勤，常務學帝輒就之。督授欲窮以師禮，曉嘆力辭不可。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神釋，而云必使辭達威動帝衷，教暢自意而後已。

明

太祖洪武二年詔翰林會議四書卷一道。

按明朝開天紀洪武二年四月乙巳詔曰：洪武二年八月爲始，鄉試會試第一場試五經義各取本經一

道四書卷一道。

洪武十六年定國子監規，凡遇四書者，居直義生。

廣樂堂

按吾夢餘錄洪武十六年定監生三等，高下凡通

四書。酒禁者居正義生，崇志者居中義生，

理慾者居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止。上經義生通文

理，俱優者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

成祖永樂十二年十一月上諭：命楊榮、朱高基等

四書傳注之外，來其切當之旨，類舉成編以垂後世。

名爲四書全。

按明胡掌記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諭行在

翰林院掌事胡廣等奏：請采金幼孜《五經四書音

義》、張時衡《性理通義》、王守仁《龍溪先生全集》

成祖永樂十二年十一月上諭：命楊榮、朱高基等

四書傳注之外，來其切當之旨，類舉成編以垂後世。

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閣館東華門外

按明外史楊榮傳：比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大今書。

天順二年定每日講讀儀，先讀四書。

成莫勞之。按陳敬宗傳：永樂二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典修五經四書，大今授翰林侍講。

永樂十三年九月四書大今成，上御殿受之，奉臣表

賀十月，施行天下。

按明朝肇運錄：永樂十二年九月己酉，五經四書大

全及性理大今成，上御殿受之，奉臣表賀。

按四書全進表序：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翰林

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奉本政大夫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官楊榮奉直大夫右

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官金幼孜等謹上表于

英宗正統元年定誥經四書儀

擇吉誥：請先期設殿，內官于文華殿，設御座，設御

案十數，內御坐之，東南設案，案上御文華殿御

是日早起，詔翰林院先陳所講四書，各置案上，冊賞御

案又各一冊，置講案者，四書經史尚先期譯官撰

四書經或史漢書各一篇，預置于閣內是日早上御

文華殿御座，隨聽宣旨，並講官員從東班

出員從西班出，講官員從南向北面立，東班

奏官各一，日從本班出，進至御案之東側，下講

立，講官隨身官員列席，仰頭與平身，東班

展書官進書，西班讀書官隨坐，仰頭與平身，東班

四書官進書，西班讀書官隨坐，仰頭與平身，東班

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于大學論語中庸孟

子之言然後及乎六書若其易通也尤小。幸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古經而達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互考舊聞爲之旨以使讀者又悉著程子之言及於此者固於其後以見者之多注學者得以贊成抑嘗委謂中庸雖七編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于孟子而達及之則亦其所以爲人道之漸也。因編并記於此云熙豐元祐川唐宋新安朱熹書於臨濟都齋。

朱熹論語精義

卷之二十一

按序目序論之者學者所曰求道之至要占今爲之說者蓋已有餘黨然自秦漢以來居者頗不爲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病於舉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弊於高遠者則又支離駭詭或乃并其言而失之者合以病焉宋熙仁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道之傳有繼者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情也每片所以發明一書之言者惟通而索之無窮雖遠而識之有始便之大憲者非徒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亂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得其所以進於此者則得之其所以興起新文開後學可謂全完間當取與修政疏以附本章之大慨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張公名范氏<sup>1</sup>呂氏<sup>2</sup>歐氏<sup>3</sup>楊氏<sup>4</sup>朱氏<sup>5</sup>其家之言以論益精義以信觀百

流俗之譖則病亦妄意其毫端爲乾透了辰月正元朱熹論語卷之二十一

接錄存厚序余少時於四書大全中得讀朱子學庸

體驗攝在之端大學質之分具不同固如此然而體

用一源也頗覺無間也。見嗣川夫先生之學之云其無能知之爲呼茲其所以爲平生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人載不傳之病也。既而張公之於先生而病之至篤意且曾伯夷叔良之於孔子而一朝喪門之士考其行則又未如其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三乳辭以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凡同則只淺深休審毫釐間止學者所皆有心耳至乎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者又

或出其書烏圖慕其源遠未分離隔義味而不敢執矣或曰則凡說之行而不列於此者皆無收之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甘首遺訓列考著述皆收之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說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者其考證推訛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國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載勢則亦何遠而無得哉特所以未大聖賢之急者則在此而不在此於彼若大外於孔氏而稱其近似之以與別離遠而據之有始便之大憲者則以得其心然以其荒幻浮夸不足以欺世也而流俗而已其所以得之其所以興起新文開後學可謂全完間當取與修政疏以附本章之大慨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張公名范氏<sup>1</sup>呂氏<sup>2</sup>歐氏<sup>3</sup>楊氏<sup>4</sup>朱氏<sup>5</sup>其家之言以論益精義以信觀百流俗之譖則病亦妄意其毫端爲乾透了辰月正元朱熹論語卷之二十一

接錄存厚序余少時於四書大全中得讀朱子學庸

或問兄其精意裏意句相輔而行而獨不得論孟或

問意以爲年所著止學庸耳厥後見諸書中每有引於論孟或問者又疑缺有成書大全何不補此異不可解也。前求二十年弗獲入日甲申之秋余病風寒束之魚藻池上有書自舊來未嘗問全書骨見某用數錄收之冀余解願其書刻於嘉靖辛卯彼時嘉靖建寧書坊初稿盛字多矣未遂從御史楊繼盛考副使邵說政官校勘經釋上尤其講詩禮卷坊同臣一日往司其事一年而更考以所核定是書進此本或後將進內省然未有其書不及者余之疑終未解也。過十年余新朱子續孟鈞論孟或問先著于淳熙四年丁酉朱子續孟鈞論孟集秦矣論孟口義既而約其精粹者爲集注又尋其去取之義爲或問以成問跋斥過嚴近于濶不出示人後數改集註而治孟或問述不復著至至十六年己酉重刊司大中章局有始者康肅或問及中庸晦翁與章子並行此同一問問所以謂全體不回而大金有牧不收也。再兩論兩孟有朱子集出<sup>6</sup>意裁定諸說理補意確達出諸才之上不以本經量止而掩後者余稿四因成錄要一書以先賢遺稿不敢輕言刪左惟錄其要旨以便讀法云爾尤有說者朱子窮生平之方著成集註要道賴之大明當年詳酌取舍心足誠備見了或問中不讀集注不知聖學之源流不識正不知集註之廣大則或問全書無矣已經修正其後者似當集錄並乖余

會兄朱子誠憲草或同手稿題頭小書堂改滿紙當年改定集註不知又爲何如近人以集註爲定本妄肆譏彈嘗之者自絕日之明於集註又何指

未嘉語孟集義 卷

接齊書序後蓋頃年編次此書復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先生說尚或有所耽訛既加補塞又見段周氏說四篇者有半於建陽陳淳而明仲復以兩於本章僅章都文學前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劄於其事又慮去流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意著於嗣序之左且更定其故就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子冬十一月己丑朔旦

越頃存四書纂集二十六卷

按周易自序于朱子四書釋其意精審其簡麗

渾然蒼經也顧孫舊讀數百過花者至是因循取予

朱子舊書及諸高弟議解有可發明正義者悉集於

下以便觀省閱亦以劄記二附焉因名曰淳熙續

于朱子之更顯係何足以知之某集下之星曆皆於

洪天鵠序或問尹和靖讀洪溥之法和靜曰體用

一源流微無間李延平問之曰此語固好然學者須

所制後聽越顧孫書

按洪天鵠序或問尹和靖讀洪溥之法和靜曰體

理會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皆有體有用及此

二先生言裏皆當各有當體學不可以徒博亦

不可以博約博則雜雜約則孤此約當必先之以

博文而詳說乃所以反約也又文公朱子之於論語既

成集義又作詩說既約其精者著集註又取其所以

去取之意爲或問其後集註刪改以稱審而或問

遠不復修文公白謂集註乃集義之精體字句輕

等重不可增減讀論者取足是書足可也俗華趙

公復取文公口授及門人高弟足而私淑繼承相

發者舉而疏之間以所聞附於其後使讀之若如侍

芳亭師友之側所問非一人所答非一日一闇奉

得之博識者乎然非約之外有所謂博也人莫不飲

食也如味者鮮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書一章之旨

一字之義或數年更易而後定或終夜思索而未安

學者以易心清之至能得實之意識如張先儒與

諸家之說有淺文直解不以先後爲高下者有一說

俱通以前說爲丘子有二說相合其義始備不可

分先後者說其難道則以易心清略學公不諳學教

後學也僕義未聞但以易心清略學公不諳學教

命之序以愚子病惟卷五二書文公公凡幾序矣僕

於要義而忽熟深思懷漸漸沐之說於訓家而得

本末精粗無敢偏廢之說又於集義而得存存養

體發光廣之說終身受得者不蔑何敢負指一辭

抑文公有以二曰人書一書有正經有解注或問

正經足矣又久之或問只解一書矣之不用解註只

解之義退耕於大學中居先以章句教以問

不用矣此文公嘗繫教人處也僅於集註集義亦云

清涼洪天鵠序

按經序格致叢氏四書纂集二十六卷前有洪源

正經足矣又久之或問只解一書矣之不用解註只

解之義退耕於大學中居先以章句教以問

不用矣此文公嘗繫教人處也僅於集註集義亦云

清涼洪天鵠序

按經序格致叢氏四書纂集二十六卷前有洪源

正經足矣又久之或問只解一書矣之不用解註只

解之義退耕於大學中居先以章句教以問

不用矣此文公嘗繫教人處也僅於集註集義亦云

此書者必深思而力曉之斯爲義讀與此不負博君

此其下於論語孟子則一本矣註而采或問集義計

說錄所載分註焉昔宋子之爲章句也大學則宋

程子會說說而折其中庸則以「意分之而取石

子重集解則其繁名以轉略其集注也。石張

第二吉游游楊侯尹十一。宋之說集爲要義更名之

曰精義集更集義又本吐蘋參說又會說家之言爲

謂葉子庵更名之曰洋。沈然翁約其精粹爲集註而

於集註幸有之外記其所辨論取舍之音制或問

若是其嚴密也朱子自集註如上猶未盡無不

高不低又言淹滅二字。然學者非令集義詳說

或開諸錄以觀其全無出審章句集註之精粹則足

書之有功於朱子矣今公所稱大器即

俾弘之輯錄而編述者少乃較而刊行之

私淑之意識君第之名士於斯道有間故於學致知

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解已點校而集解則未

成成淳辛未冬多刷子真志在識

按劉才之序朱子四書郡庠舊所刊也自朱子未薦

之後遂爲嗣里大久事近得西山所集集中唐大學

本之朱子集註附以諸儒問辨開又斷之以己意會

辨詳采舊本識後所願見者已錄之梓爲衍其傳

惟論孟二章闡揚抑之更開則方已經點校但木編

集是論王固未嘗無成書也日論堂上學正劉

機繫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王雖與今所刊中庸大

學凡偶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采摭者因

勉其兼集康書凡五閱月而較就又五閱月而刊畢

至是西山所編之四書爲大全惟以成西山點

校之利志據能天下學者得是書而讀之若曰自吾

建始庶知治道而聖源未孚小補之平哉成寧元

年至日後學功郎建治採劉才之謹序

元胡炳文四書通一參

按鄧文原序夫四書之學初發意於河南二程先生

而大闡明於考亭朱子首領者先本諸經而次及

先儒著又大考求朱夫子取舍之說可與言學矣

然讀其書而終莫會其意衡不爲熟也累疏集成博

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使學者質實有所折

衷余病之過甚爲因請其益公私大抵於先儒所傳

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說有所未通而遂爲惑以術

於世余嘗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

者常患其未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乎不知

其可也今新安雲峰胡先生之爲四書通也悉取集

舊集成之戾於朱夫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

附已說於後如語點以正自世不遠之宗不使小

宗得後大宗者櫛具亂也漢世定議傳於白虎閣

因名曰白虎通漢朱封司馬遷後爲史遷通之云義

尚矣若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無無負

先生名書之旨云

張存中四書通序一卷

按胡炳文北方仕鄉山有帶子亭旁水畔著之

有四書引述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

病焉今友人張德裕精勤可而從讀云非而

從是又能究其未尽合而名之曰四書通序以

附通之後學者於余乞之則四書用意之深於通

讀知四書用事之審得傳此書誠有補云

唐道傳曰書集卷十四卷

按胡一中序四書之旨自漢以來晦於訓诂迄宋

子而始知治道而聖源未孚小補之平哉成寧元

年至日後學功郎建治採劉才之謹序

元胡炳文四書通一參

明成祖勅修四書大全  
十卷

按成祖御製序朕惟著聖土繼天立極門道治天

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

是命之下以是承之能致無悠久之遺者不越

道以爲治也下及季漢以來或政治否或久或近率

不能窮古治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曉

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

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秉受於天者亦無古

今之異何復世治亂得失良古昔相距之遼絕此

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道之

從是又能究其未尽合而名之曰四書通序以

附通之後學者於余乞之則四書用意之深於通

讀知四書用事之審得傳此書誠有補云

唐道傳曰書集卷十四卷

按胡一中序四書之旨自漢以來晦於訓诂迄宋

子而始知治道而聖源未孚小補之平哉成寧元

年至日後學功郎建治採劉才之謹序

元胡炳文四書通一參

明成祖勅修四書大全

十卷

按成祖御製序朕惟著聖土繼天立極門道治天

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

是命之下以是承之能致無悠久之遺者不越

道以爲治也下及季漢以來或政治否或久或近率

不能窮古治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曉

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

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秉受於天者亦無古

今之異何復世治亂得失良古昔相距之遼絕此

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道之

從是又能究其未尽合而名之曰四書通序以

附通之後學者於余乞之則四書用意之深於通

讀知四書用事之審得傳此書誠有補云

唐道傳曰書集卷十四卷

按胡一中序四書之旨自漢以來晦於訓诂迄宋

子而始知治道而聖源未孚小補之平哉成寧元

年至日後學功郎建治採劉才之謹序

元胡炳文四書通一參

得而私之遂令工悉以發祥頌布天下使天下之人  
獲瞻經書之全採見聖賢之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  
義以達本而異政不獨尊大用同於國而達之於  
天下使家不異政而殊俗大通古之風以裕將  
工之統以成熙熙之治務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爲  
序永樂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林翰卿序言觀學錄之立言也有說理者焉有說事者焉說理則聖人與我同此性命之原聽曉可不以誠信至而道情至於說事則當之必有人也行之必有制也用之必有物也若非考究詳悉而妄信皆質疑也故而不能期附於撰述此書生所以自曰白凡非徒錄而不却世故也今國家憲孔丘之書以取士非徒尊其名高蓋實見古今聖帝明王所稱正心誠意與天下大農農禮樂井田學校等事凡可以爲治天下之具

求於經者淺也蓋不務著於理而徒務弄於文文以顯工術不正而行氣乘隨之反舉子業之關通道也有如其說之如是業未一日不看書間以所讀類似所用心者故有三年不作謀議而一日不看書間以所讀類似者詭譎可笑倘要亦未能脫離氣氛也然已見詩爲通透而取聽之矣清乃隨時自筆之以備遺忘庚子歲赴會試收真行囊既而中朝白濱之至京僉免不得愈其失之途中失殆方溫故遂復有錄更三閱歲後復得之家中共慶會前後所錄詞意重複者過半又前後異見至一而二三其者皆不勝觀瞻者久矣常言多故紙空然而不復生華者何而求之特切故終無棄置一得之見或有資於彙纂欲俟壞則別溫故之功又非苟時可期始略會而失之先剪大其最冗殘無謂者其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目存之以俟他日溫故之餘稍加汰削則或有道而正焉名曰引前初稿即定完說也而以溫故之迹證諸卷帙有之矣今已將出勝中堂一部及乾坤一卦封國信旨借托其事追其故以示之弘治甲子歲七月朔晉江蔡清書

一  
大  
國  
書  
集  
方

按希兀白序處希魯十四書之十五卷坊間有舊刻  
其後李子亦補之而林子新其舊製并理也取而更  
訂之稱其缺遺并備也頃而補定之書成將刻之某  
氏或曰是書之缺誤甚人易簡之言也或曰是書  
之齋名非孚名舉矣之便也休子曰是何言與聖人  
之道有舍而選約者奧矣之學有舍道而攻文  
者與大學人之道載諸經備深考學於子之書則攻  
鑒發微而考亭是復也猶其尋詞體義近於繁瑣  
然者并有馳於外間反約者之所不善也大奇由此

以入道判自博而之納是吾固昔之深諭也何嘗於  
聖人夫苟由此以業舉則據理而成名是書固告之  
根本也何妨於舉業曰博約之教既矣然世有病傳  
註之支離欲從簡易以至道者而此書尤不支離也  
與曰單人作傳以明道賢人因謹以作傳者以傳  
而求整齊聖人所不厭也支離之說起於陸氏而  
非聖人之子也忽况傳似乎非學者之多矣姑  
之言則正經猶在所忽况傳似乎非學者之所可  
及也且如仲尼之說有漢唐宋諸君之不立今三尺  
童子能言之皆三尺童子贊於授傳蘇公東坡母  
亦傳註之功爾知必以傳註為支離猶聖人貿易數  
言足矣乃有十言而文言之旨生於聖見而已母  
亦支離之甚與或曰此書之不為支離則固乎得聞  
謂矣謂無姑於取業其詳可得而存曰若但欲  
所起乎士生天地與生而已學所以求其仕也仕  
所以行其學也科舉之學古無有也選舉法發始由  
此以入仕爾而非其本也故古士人常學而已爾其  
所先也學至而舉隨之矣今舍學不務而苟且時文

林希元四書存疑

按方文本弘正開基處聖先先生譲作四書翼引考集  
註之本不新大今之異同博學而詳可謂善教人  
矣其後林大成先生希元作存疑陳菴先生錄作  
達說又推原家之指擴而充之殊塗同歸百慮一  
故收其書與蒙引並傳於世之學者苟從事於學  
庸益以求明聖賢之道未有不家習而戶誦焉道  
矣其徒文章先進之徵纍耳況存疑又附公所親授  
而子先公之所藏者哉予曰然因與客重計其說存  
則蒙引之忠臣淺說又合蒙引存疑而集其成也今  
後生小子嘗知蒙引存疑而不知有後說卽惟蒙引

而未讀存疑蓋非特變使然乎故存疑全書以  
繼蒙引之後更合二編三先生書以明立言之厚則  
亦吾徒文章先進之徵纍耳況存疑又附公所親授  
而子先公之所藏者哉予曰然因與客重計其說存  
則蒙引之忠臣淺說又合蒙引存疑而集其成也今  
後生小子嘗知蒙引存疑而不知有後說卽惟蒙引

見聖修全憑聖學之忠臣淺說又合蒙引存疑而集其成也今  
員輔集不勝慶幸但惟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  
必溫故而後知新矣今皇上明日開若干日平日講  
述經書書上加尋尋究其融會悟人又必有出乎舊聞  
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識講會重復校閱或有闕

解未盡者增改數語蓋不切者則行芟除編成四  
冊類編詳計其精義授諸諸客有名通予者曰君子是  
書一部譙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潢似舊但望皇上喜  
後有暇時加溫習庶無閒不至遺忘所期日久開裕  
其於聖功實為有補以後仍容臣等後續編輯進呈  
御覽仍乞勅下可被監鑄板印用垂永久雖童何

淺近之言不足以仰窺聖學精微之奧然行遠升高等亦一助云爾臣等不揣荒陋謹題恭進以聞萬曆

揣摘而掇之于上首，擘全旨後，確篤意補以所未備，附其所可參統之小注，人全面佐以諸名儒之心得，務用全之於一書，不苟遺失。一、是義理當日已之不

心本也意波也江海波瀾滔波瀾懲異有固然者  
門學心學可不講哉計心盡心養心存心因書顧不

五年十一月  
顧孟東重訂四書直解二十二卷  
按宋孟子序書歸闕之說者何啻數什百家然自  
朱引存疑外有行之未久而輒皮闊者幼學學習之  
而督督嚴者又如近日小学家經督以功令則  
摹驚之轉瞬而忘記是覆口忘本有家教敦厚爲  
俎豆歷歲長遠而纂槩之靈愈以不登如江陵張文  
忠公之四書皆其至焉所著中繪稿相江陵張文  
忠海學心於以匡正禱禱方不細微是其後  
詳明一念拾掇依舊無非而督督發深思者

備備而掇之于千百學全百後復總意補以所本備  
附其所可參說之不盡人全而佐以諸名儒之心得  
益於考之先生點鑿成說不一義發闡固使孔詠  
孟詒榮等日月之麗天也惟是忠公嘗有中行之  
當不苟遺其好也且達古經生人未就明書義切勿  
以異說紛亂其神悟惟先以道解啓善導略歸以業  
解剖析精微則辨地尊立言而聖天子督督守  
之功亦可不慎申勅矣其他翻案爲新解詳爲元  
不自知其落於孤疑者何異像古道成案必無災  
紙授木空靈於體影寓  
民風空空靈於體影寓

心本不急迫也。江海波濤洶湧，固有固然者，而暴風驟雨，則不可謂之正心。蓋心存心，因書賴不  
虛哉。史氏四書疑問卷，所據注序，或有問于余曰：吾讀鄭、史先生之註，而識其失。馬夫先主，生於積善，所以達無所思。孟子所謂「觀過，則知善矣」，此亦一例。蓋道何無之有？吁！此木鵠聲之不可與興也。凡夫子之自述，不外四十而不惑，是其四十之外，而動不吾昏，知之矣。居之不疑，如其具可也。吾識先生以延自居而長安，疑則問聞，則成其學。學則信，然則既無以當當時之流俗也。平生足跡，可考易得，而其著書，罕合於人間，安矣。好

痛疑其刻盡毫無，於其朝相謀，殊陳熟世，如於四子之言字句，比大國先聖之精神弘開詔備之面目，至每章收東九詳，詳於學理，政治均平之旨，即禹、湯之當時所存，雖云三言不遠過，故先輩謂是告我以天下，所以冀君主可以垂訓，臣下可以資成，是三大人有是者，被尋相可以助其事，而通識哉。是三大人者，而重爲吹索矣，緣此先朝陽朔，始加清首復舊號，因陵廟更廟制，而公生不補上之旨，鑿特之義始不胫走天下，而是若余公見重於羅林，第翻刻數多列外，竟易襲，苟令讀者起魚目之恨，不佞乍聞，闇然若失，聚默外，則假候御算，闡開偏之典，與皇祖訓，俱昭彰，而一探求，無不獲授解之，與有外者，則此私也，正之以義理，洗澆前之蒙氣，而還其生面，雖然是是，是足當先功後也，哉復念近時風氣日簡，官業起非常，蓋以得奇鋒劍，空以說理舌，自有所不可廢減之誠也。

不置夫當白晝了了而始爲之急向也夫子不疾矣而假年以學斬絕之道大者又豈自處無過而漫水以免也世人謂惟聖無過此殊不然到得聖過轉多耳辟孤偏之伎不外於封外天下之事審委皆于聖辟能是足見其長才上聖人與人同是故謂不足則不收爲「仁」也苟得不問日月也是故謂書者疑焉而已伯叔本五十時不覺四十九年之非德亦嘗自知也而固障於問也乃至自費手大學費于有覺而有覺非目盡學也疑似以問問而成似知信義問及庶焉而已矣則茲種之所聞者亦全也余不以爲是誠蓋疑如蠻常闢大河之津津華裝之齋游未嘗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道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九十四卷目錄

四書部考二

明詩部考四書人物考

朱棣四書人物考

許岱四書人物考

陳禹四書漢故幕

陳禹四書名物考

陳禹四書經言吉指

張九成

明詩部考三

朱棣四書人物考

許岱四書人物考

陳禹四書漢故幕

陳禹四書名物考

陳禹四書經言吉指

張九成

明詩部考一

朱棣四書人物考

許岱四書人物考

陳禹四書漢故幕

陳禹四書名物考

陳禹四書經言吉指

張九成

經籍典第二百九十四卷  
四書部考二  
明詩部考三  
按應白亭四書人物考者多學庸言所教之人  
物也大段載之考何爲哉孟子曰诵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夫是以考之也古人之載於籍者多矣不爲獨考而獨於四書考何以四書表裏六經經傳宇文公達在漢學校成官必定烏尤也後來命世之英國多而龜鵠易居者惟事述化豈直于史東闡惟四書所載人物已大體不省其爲何如人矣夫定斯者斯可以法古驗往者斯可以善今半居尚知所向雖微修身道具將焉依胡出而官人渝志誠否詳萬無惑乎權衡倒置而賢否混淆也其關係微微乎哉余嘗謂學政每於講義圖說卷帙咸慨深爲此兩既罷第著述深諳山面故慮所寄遺書蓋爲淺廢惟茲四書每標以自隨杜門無事遂耽平生手錄古人行述名流於名氏之端者猶爲紀傳四十卷名之曰西漢人云夫其況引繢圖說卷次而詳其事甚行苟有勞於學問治理者成有所錄因不敢逸求其真贗也信而好古尼父且然小子何人方復不若齊臣之多聞千慮之博物本能通鑑傳聞以資詳博忠易爲參稽歲歲成有覽者自演頭易作春秋著雜論述史記大抵質聖王發憤之所爲作也以子之平生獨定劍南比寧之危其爲是者夫帝不爲急務不得不祖其道也與余曰若有是故元注疏充古學不方師心信理勤矣時局積石舟自分必至回視壯圖使然中半失羣念歲月云邇而幼所學者旋

亦耽溶裁正摘解聊以水日應殘於會世尚友之急云窮安敢與古聖賢志士例命哉世有子雲成亦知之不然失子之罪也夫武進許應旣仲常撰

朱棣四書人物考註釋 卷

按吳國倫序子之郡四爲書附帝內寅督學使者

將校都徵至則某邑舊而歸之最未生焉以道督學

上因命見舊忘從之友生故中丞提詹公孫太守國

牒盡載其所藏之兒相淳點綱益蓋實多云論載子

去即不面生者二十年間生杜門補輯村情鑒志

將校都徵至則某邑舊而歸之最未生焉以道督學

接李之藻序四書圖明正學體非紀載故稱遺古人甚少然所載皆聖賢名確士既難而哲之自宜何止

累行尚友論世者諸章經參古史傳百家是爲善學

著若泰漢以前文字即成後風學占今是小無注後

也然而帖括人鮮皆傍鑒一家之中亦苦文獻無

徵昆陵薛公人物一古遺覽賴俄一家附注不可

少中所提引前志頗改舊文錄一昔有見著多改善

側宜兼筆則第文隨世降精小器終不能掩舊文

之妙且學者亦當精深委不則歸風流而索解矣

翻用是復獲良司此缺大抵將來日出以在原

質而於詩語深廣更有所得者固存于其本之不

足者補之耳蓋明老友更有所得者固存于其本之不

足者補之耳蓋明老友更有所得者固存于其本之不

足者補之耳蓋明老友更有所得者固存于其本之不

足者補之耳蓋明老友更有所得者固存于其本之不

足者補之耳蓋明老友更有所得者固存于其本之不

足者補之耳蓋明老友更有所得者固存于其本之不

夫不爲遺落之元鑑而聖諭之先聖乎哉蓋創始者雖爲功培養者易爲力宋儒即能兼總方仰合聖意亦俯大烹之漏網於蟠余根柢上於理輪而欲盡掩前之篤信已長斯已難矣况大意見先存則衡遺或失故所立者未必絕可歸於迷惑所抽者尚多注流於所涉而數百年已來不能使能與異之才抑首肯深之士脈膺抑何幸乎遺者只口誦命此編欲盡掩前之篤信已長斯已難矣况大意見先存則衡遺或失故所立者未必絕可歸於迷惑所抽者尚多注流於所涉而數百年已來不能使能與異之才抑首肯深之士脈膺抑何幸乎遺者只口誦命此編

版行舊注右文至意良可知已而文句注繁若斯

隱被李成勿則廢闕是蓋將修後賢皆在猶約鶴兀

氏氏繁而棄事功亦勤止便失源流以得路德就歸

焉昔人云實者等身律直目之久矣所謂實者非

實而於虛無深廣者非實而於實者非虛者也

陳禹復四書名物考 卷

按禹復曰敬亭樵氏言

以爲非君之雍明而所載事物之雍明也非古之言

雍明而古之言有不通于今者之雍明也道廢廢之

趣者其嘴迄未得力處終身可用而不屑於說人

物而必微躋身於一代之豪傑一槩也以謂之圣矣

之謂而寧止微所不知爲說餘而已者如白石自有

學者在則請從古知求始

陳禹復四書名物考 卷

陳禹復四書名物考 卷

則通而不疑尋也追父先生云是二致大以逐子之命  
學之末平京也學非半約兄止一班愛黨弃首之命  
蓋亦執事之義云爾

陳禹復四書名物考 卷

按禹復曰敬亭樵氏言

人知有用之用而不却無用之用却無用之用者  
可與談枝局矣共國朝以明睿分科翰上而櫟深之  
四庫可謂一人私也蓋廢而不注而新中若其以  
英妙脫頭者毋尚名而解曉之大不即彰顯魏闢  
嘗立尺寸而惟是凡然聖學雅寄所托以自見於世  
則胡取乾乾前將萬第全義名偏而不克創爲一家  
于姑息而幸往者得之則當四國者曷復存而標  
識之策而弗曉命之節而橫指所持清口下簡廟焦  
金余古言古不蔽也而指板而詔余不謬也而指  
余未卒業之書也類有首尾既既之者又數千之  
罷公中節制悉透皮肉而義理之深入者不啻上之  
乃屬制制比空空石清口下之者不謬也而指  
其陋也大過不可言之而其也四祖之有時校  
指何取焉而止卿丈也枝指支之餘也正反互否  
無功率及人者浪苟玩弄遺目政恐有天地間一  
惟是編輯先聖之遺訓而指之者也而指者倘  
亦有無用之用乎五種一日淡墨五種二王然  
川必先河後海而指淡數典忘禮春秋淡焉何者重  
柄本也自朱傳列於學官博士家爭驛或誦之而讀  
信之注疏遂廢不知注疏胡可廢也昔程泰之氏  
謂釋文如水之源注則行爲源派疏更舉而條列之  
令倫厚得以此通此注疏義也漢儒以此淺沫前開

濟功亦不侈大哉既復紫鸞不避隱而待之而相

諸理若其至爲人名則乃後世用事而至掩沒

詒固幾乎治流而名流矣蓋其得之于人所據

且失察陽急乎余有幼名涉者經疏會心忘難別

北馬去不得名不數以闢疑詣之幸今上石文允信

臣請校刻十三科凡十一科始後余從口傳歸真

得授諱而止疑也遂出所割記者空空空空空空

遺詒舉以示術本空

曰謹發舊苦問張揚貽首其

中鳥者一日日因是而改一日之謬則無得焉矣

妄謂此誤於一時也人或者中衰處政不在多

即片言可以居要國是而必成也輕義於空則虛

矣今方內人鬻家持計無如精明見其造義之源

海乎而魯深括以榮飾其一家日以此第第四精之

雖也其真良一日之難立異金不敢計嗜古士

自謂疏而不子史旁及白氏之最良江右有劉紫

陽再往試之故急而與之有馬周以談說並

謂設大綱以舉之姑息義於一日之小處一曰

引經著書開片雨滴湧合洽流而不殊何者政會其

元尤多情如火呼物進而有所以施者有一物

不知古人取之苟甘以財也苟以財也而

我當所不子固不可以財也後見之自安於萬

歲哉於中而有名者故厚薄廉為謀易元押

使支大臣好夫道一面已矣會於一面學之事華學

不貴乎約哉顧所難以成其約者博也四窮微第六

篇中名易名書名詩而旁引曲目未易更復數被其

意或利指夫有所合之也間有點取敢義者竹之本

傳或方翼論余特矜宋儒誠之解辭稿意之即

謂詒家人曰爲說辟之是勤矣創制而全有功

理切本一也而推緒不六乎九丘謂之遂天道亦九達

之達也乎若滅反之致之源則六過關無所非

是經義之求能子重七篇陽之心相印究果日

有一平歲述引經釋四曰人物墮落皆日云云詩

濟吉與古人期鑿斯以觀乃知古之厚者鑿古自濟

非徒稱之爲最盛矣矣民不云不知其人可乎始

與徒稱之爲最盛矣矣民不云不知其人可乎始

也者者薄集麻陽元著經言後指以發四篇曰舊話  
纂几述經旨引經擇曰人物集名各收凡力希  
總統之載之進作旁通百氏之異同而兼傳舊裁以  
伏業者之旨擇善用金伯伯紫陽之注即漢帝亦不  
希佑為母方已博平余寡謂聖人之旨奧衍宏深未  
易單窮釋一說而榮聖人之旨斯已闡已昔已民之  
厚反約也不曰博學詳疎那那那之說而以吾心  
衷之積之久而慳爾留略更會聖真則多旁騁指之  
蓋聞鶴鳴鳥鳴日知天報日知地則經區事事出天  
外豈非人所當尋日而舍聞者顧大合雖遮類  
以先有之之說者則所見即四指中則明覽之迄作  
帝王之經全告之再故土之象教下潤微之  
我虛誠實踐行殊忘之相當不覺然也或不厭所  
道且無窮而歸之一矣若博而闊以成其約也聖  
人子會有石文者有司其猶詳疏於大學抑窮德忘  
大亦或學者出博反之子約則獨揚九之相是也  
其亦可謂否承德意者他余故於其鄉風而為二序  
照甚十中志人豆邑邑大憲也大憲

拔其遺存自目印古考久矣陳君  
錄凡著言技指所列穿駕駕數百家著之者  
事半功倍而好信其可少乎當若其極一人生一  
人亦或也然道本今一而一之難開也而罔子者人  
為之三門以學者篤厚諸心而得其一而得字悉  
賢矣况衆流非不然見指而忘月費之咎也鵠无矣  
取焉為易技指名互著却此諸者尚生血之消肝  
戊寅十月十日林詒集其遺

按江寧行淳注子曰後者之研學而盡其微蘊之  
積其其分內也頗類於其致養治之功不復有  
於甲子各就所聞見為用難以相忘而後焉者身如  
神靈慶等才子謂孔黃晉陰無懈以自蓋其  
固陋而微之而謂於南齊君子之子禮此則更惜雲  
蕪質耕筆牛耕載之一發慨慨唯後悔慙怒引伯夷

之僕羅氏之空以自解有不爲人譏笑者不佞大愚無間之智乃茲能海東曉鶯凡所輯言皆有體覺心賞而中出也者君所輯四編爲近百年爲詩有義理闡發書於至元人制誥行功列傳爲有體者義理不差博採併爲一人門下分錄存焉爲五編使夫佔畢之曰因四編窮盡百文而後乃向者坐守宋文傳之爲柯叔厚之引次序之相觀大於海陵集之精規全於大德快活可勝二哉而余慶夫後善者引六撰注我之二云此爲真指也蓋其時在列寧府西丘上村先生被治於寺中大舍衣祿今列在官學而其子文清先生續文清之曰丁巳仲夏深有一條索者只少一星散錢應有散錢而求索子易易耳有索子祐和散錢索將用持其所爲索者矣夫有散錢者也者豈不可笑之甚也故啟揚几所散錢具失錫公之所不適於用君自題其文曰推誠而買之將何用然甘執此以壯儀明方濟其志不虛緣然故知無用之爲用也大而後可謂指教極源江似難出不驅而本經依調略省押節後客得伸其科題

有以陶石瓦光先生四要素者，遠一無宋宋序者，乃宿俗廣其傳。日曰：傳學者知聖賢誠實，音語於修身行己而不拘牽於章句訓詁之迹，其用意固異於特貴達。余自爲舉業時，於有明大家制義服膺石晉公，生識所存，殊間有異。蓋意在所從出之始，得遇默然後發之於文字，能千了百篇，敷後前，如鍊九幽，升丹青三屏。每論何謂有制義之盛，先生先領印炬，歷盡毫光，四射而逝。斯入於回都，塞正氣之昌，得吾君而方略力衣裳矣。其與余夙夜共先生之亡，若不遺苦也。譬萬物之有體，而躬行之無朕。故非大德心味，說愈清澹，使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非大德心味，遺苦有安節之士，在彼復已見以謝別，人支解，嘗剪矜持，張劫勸而嗣之能達者哉？希矣先生是道固不破，車某家言大槩折衷程朱，闡註木書，曉有可通，惟其窮緊，固引顧入微，舉目而指，皆著明厭諱，會旨從樞密，領旨而歸，其事近而得之，其要者斯得也。蓋先生素重燒山文成公之學，辟嘴舌，研心悟，越然於舊實利達之外，開取襟捲門戶，色莊外馳者流所能望其羽目，讀其書想見其人，或致病之良藥，問之而津津有味，且人文成之與程朱，其從人之道則一，而已。已後人自藉羅斬，不可破此說矣。而歐文成庶幾矣。後文成學者，謬以品行草立如先生之徒，當其排抑嘉慶使君，崇雅推至一概閻閭

之續言而皆得指魏江爲口實猶宜獨如前所云第

行薄議說者而已釋其所爲帖括者決異殆畫而不可窮詰譏之告也互觀先生是獨身爲文成之後

學而稱述程朱終知水乳磁策之融合而初無所觸礙於其聲斯其爲篤行之至備也子聞之舉業不思効功惟患奪志者何即袁君所言聖賢底蘊務歸於極行已又以是教其子師以是教其弟謂書作文庶幾復指於流俗無離也余故不辭固陋而樂承其請并推本先生之學之獨得其真髓與有志者明

語云  
卷一  
晋宋四古人物考司補

接宋自序先高祖之輯四古人物考也蓋晋人物大

文地理兵農禮樂草木與夫光影殊無留靡非

馬之蹟皆數焉何居乎即猶稱之補之者又从元

孫因不發揚演義之波張張稱之者哉惟尚

祖因曰唐傳之書也宋唐大宋雅雖之正字與陳

明鄭先生之考有好奇僻處悉拾之而舞以不信不

如疑之者之舞得其近也故據原本之二而實刪

一書之七八若失一事耳而已属其文仍取他文之

訛誤者而參入之或并非其人之事而影響附託三

譯而猶失真則甚陽西之點並顯裏而子虛

上林四愁七發妄引不倫幾於代詩苟之而謂辭句未

信始孫為典要悉合甲於策魏而南坐視之歌舊宋

斧督不收仍也故無暇多引即如龜君南有折之

寒食之事一晉平公傳而趙簡子韓文侯侯叔向

與之競美毋乃自矜君君甚戶何事而比諸若堂

若巧若笨之持至可嘗易讀動應今支於斷章之義

卽秉而探幽之志益深尤異者莫以某竹葉蕭然

仰而目饑則蚊亦少病偶物冗矣而免免詞賦于晉宋攷異聞于律古皆抑抑先人之名考人物也故除

不發錄而罕續猶于帝王關係以及列辟之卿相若

近日錫元則少考最優者明卿之考考名物也亦宜制爲宗職方爲補山海等才爲雅益而何必

層層爲難華而遺散乎哉先高祖所著有宋元通鑑

憲皇帝曰開漢室有二子而無繼嗣者亦曰他以補

憲皇帝徵後之復名先祖元章丙子無嗣則資錄

其庸語則利念之書也淺泊追正弟子仲仲彰

增益所以上賜翰人之永當督此者亦曰他以補

憲皇帝不肯家以削削爲君是武昌固以先高

祖爲魚人君爲元祖矣采之不敢稱有志於康民

識於南荆部公署

楊時翁古今集註詩發

接前高自序計者所測發其鉅迹者也未足以學

爾論五章句集註之歸既既往無乃斂欵余惟大

地固至理明之有平人謂註計說皆皆也否所以明

近點禁林陳諸侯卽謂註說大全卽其世不同人

品端論不同而詳題則發明之將以行之後著者

母此十首爲堅爲質次者爲善爲持末者爲壞爲三代

而後凡生有一飯安閒六經之功陳於谷氏庄

本朝一百年治道茂於存著特以享太平之福晉晉

宋宋聖闇註之功今釋以此訓神註說爲寫經註士

業忠用以明理入道是以自尺童子雖誦之

其後專以首千疎不復充理既而得稿無謂漸況

蓋歷舉之質備遠殊心行則達通無之憑基集註

註說何意也然猶初事且後禪元語典指爲真理

謂爲有名爲本原曉曉括五萬門以標榜幾於

聖學之用以明理入道是以自尺童子雖誦之

請子左馬庚諸史祿官小說人之文或用己意作一

二稿以後悉自高視傳註一切不用尼則非程朱

四書本文爲外求解外務以己心致心知而爲內求

修內諳是則非孔曾孟王先王典章矣惟伯

是則非湯文周公以關爲法爲述而爲述而爲

欲揚生之是則非義皇陳松谷氏謂其者從中搜羅

其書假而遺過之眞家鬼自弄戈自拔之比也然

矣然此猶近事人時在位賢者力排確註禁止嚴禁

履端而屢見直視前言爲煩惱爲憂懼以其爲易

簡爲越俗視前行為大閑爲泥鰌以具有爲高雅爲

將帝印以來燒燬法度走滅廢出於忘肆則敗

寥寥無有拘束閭閻又惡謂註說者爲拘束防

閑也龍騰致毀謂註說者可以安而去之者占據洪木

猛獸夷狄敗實在于茲矣曰孟子謂經正則庶民

與庶民與斯無怨懣乃正經必先奮理當理必先明事實考于後俾達都之士難以求得者僅言聞於往昔將由此近接許金真黃生諸儒意繼宋程上幹孟思子孔矣廟宇之間周文武湯禹堯伏羲山於此或又謂此上古儒發明始著此後惟繫繁去冗索體要搜復得善能從舉中得得以所得深造顯全聖賢師道不必重于更端一更端即別為義理詳爲異端以重止經者之累則亦否哉言矣居于乙未二月

朗揚芳齋書  
按史世哲守正廉篤公之氣景光也不倚譽於分爲治已之長無也於波又爲僚屬久奉教誥屢蒙宣會之務一切謝絕而專意隱居道真洞深聖涯其居辟幽苦若草廬之依塾塾也其伊吾縣

附子媛傳人經見且傳聖賢之言橫加訾謗者亦非天而唯睡不至天邊從己廣大非聖賢之罪人哉通靈接而獨我其受知效役之鄙未如此萬曆甲辰諸正者大亦以取得捷而取效速也彼苦甲大偏貧可以勤教免遇足以弋進不辱然弊其心忘役其耳目于百無一失者乎是豈文風主智不可推挽其所以難窮之者非其具故也我聖到懋功以廣厲官風小多才限之之無幾嚴急在監督巡按至

記述句家師獻請看我部榮訓凌譏自以爲諒書矣不知聖道風義變化與時遷新知今日之舊

諸正群已成故矣却明日之爲新明今又成故矣非大憲憲人不解說三宋精老學究所能垂訓哉其不能言者也於此復有人爲幼士過庭之訓長無他山之石質中空穎靈無極矣乃自作聰明從人暱下詩生涯不亦全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耶遂至別裁書看漫口尤解棄擇題旨沒口劍識此白晝以愚人而淺學亦爲其所恩政所謂以直尊卑相引向人於執事中目直有眼者視之則不嗤其愚而懷英氣氣節而無文雅所好近素基於身等及入

四書讀書正崇仰烏客旁門歧路似高焉可謂愚而驕學本不直追念滿無聲波當持止而可以希合而博取世者乎子成平手而大臣以法決之而直工師就其執筆以審曲直委晏不不良操率執以視者斷理致政不一苟子有二日聞之市不勝其愧焉一志之善不厭其意焉又一日聞之申必立之、卷之者必不厭其師是也後者則鄙而前者大要使人于卓識之正而已其後則

正大書作者人品也正色立制流連枯駭者必以此度數羽翼鷗吐雲一得云爾躬貽同好以直可否請京師四方學人輻輳流播廣聲錢以行惠如古所讚傳之通邑大都者製錄之微子不可于蓋圖之不依俗嗜嗜愛命次第而書之梓公著書手稿不伎授曰余勤一世以初心於直欲成此二編匪敢謂羽翼鷗吐雲一得云爾躬貽同好以直可否請京師四方學人輻輳流播廣聲錢以行惠如古所讚傳之通邑大都者製錄之微子不可

按翁業序發者曰四歲其辭言哉大四聲非難言也言之者無也爰昔思馬光遺論為洪注每每推耀

也予之者無也爰昔思馬光遺論為洪注每每推耀

幾音大同來疑問宿孽本不從斯集中訓惑也凡  
我同志惜其珍焉

張明鵠四書揭明 卷一

按將德壞乎人心猶大四十書其德也人心捨水  
四子書具波也激火於舊決木於波頭未有不直  
見者乃火欲然而得故木將流而堅空非徒虛淡之  
趨盡而無以尚其功則弔逸慕之者稱爲誠實識  
佻之越其外而喪其中也方今功令嚴飭效隆正學

追維古近崇陽之勤既較無尚以至漢宋注之

垂於久遠其理可以千年不昧者亦復較易典見於

世理學一位輔偏扶尊斬其時歎風會肇日將爲

甚是必有虎賁石采與夫屬中洛上之諸子起而奮

然此我國家術源之束則四子書非其本體乎說四

子書非其發揚乎癸酉之役南國得先一時擇告如

張公亮者指不勝屈然全得公亮一人差可矜手以

報上令則得公亮一言蓋可矣王公亮

著作如林其流播人世者有四其節重就問者公亮

有六行將領歸落度以服飾內固其志也而慕辟

其揚明一集昭示來學事爲局方併爲制斷東爲循

常母真善巧後後不失漢宋儒先之道此蓋公亮之

所有事也公承其容有咈嘆之日也夫此非公亮之

所卒業也公亮其安有咈嘆之見也大晉江蘇德景

朱之翰四書理印 卷一

接施風來序方今說古義者林立各標異旨互列宿

闡將宋儒真面目惟恐不速去而欲以新奇奪之是桀

汗竹厭帙充棟後生慕效因襲端委私意製製刻白

楊松齡四書廣矩可

接朱之翰四書印卷一

知此書以成爲文根柢傳之詳說尤正向來虎虎森

懶之有爲之前良固明正學事業已見於天下矣然

陳仁錫四書備考 卷一

接仁錫自序古人不朽之精英美于載銘贊其事

廟神通其神汝無庸也其次則有顯晦異狀敢指剝

蝦蟆薄雲家不無泥濘此等毫端詣語足以恭恭燭

苗植於汲潭辭於凌河義擊於雞馬久矣人莫重  
平陽秋木競物及貢平壤稚水急不考馬井之姓不  
備烏海之轍是故徵而稽則考急也庶前策則備考  
尤急余時侍佐氏和御纂纂修全卷余則稽前賢  
論錄心勤廟裁悉成帙以小仲甫覆牒舍閣祐  
譽署由舊復五編奉闕之命曰四書後北地延伸氏  
譽賦貴長安如律令不虞天之擢我仲叔卒然事更  
慘石火之舜其無憑也哉項子假謀家營因簡襄所  
藏出不善好激世諷彼其窮幸利制不休全尊其  
莊復之而知其能讀文書出據仲書貫曉範屬氏  
中卿士汝以成再命廣其政為學發傳所鑑里賢盡  
常燭天未必不靈立言之苦心中擇素尚自得之不  
因門庭譖語不以蒼鵠嘗其本名也成宗方山  
不以文以荆刑抱冲蘭臣劄記集成舍合說注  
大學衍義施行有後先而理無不治公之晦內金根  
之誤立銷贊之前人雅所之解略呼此余所析精焉  
不顯藏之名山而付之榮也葉惠應其大已甲  
戌春李史官陳仁陽題於白松堂

按智傳跋聞之昔人云著善者以壽劍善者壽  
生者以解生善者不苟於調測也厚善者  
學究首守一師說日不觀業解姓雖著測注爲明  
才解者所擅謂誠可謂也豈因師而棄大官領  
乎惟文皇帝數文教厚學諸君選而起集纂  
四書大全及性理大今等懸之學宮若舉相之懿訓  
在焉先儒之解聚來名歷之兩闕不日昏令  
二百年來高明之士無敢説文其中而空索於外厥  
功懋哉處齊先生出我以家引輔之今童子所肄皆  
君子引而不發必發之無餘善盡精前何從得

甲堂所論此誠知尊榮氏一家言也今人多相失矣然

聖賢之忘而絕之耳內莫若尊崇名士也乎問

而後發既而考證發明則後或有得也先友史久賴

公車口經濟古書而外別脩四子家第一甚嫌然大

總著作於二十年丹黃亟吟之功非武作凌人役也

甲乙各述先兒承筆子出授之謂曰白沙家學此其

向繼朱子之學汗洋之俚音俗不苟况舊矣哉先太

史見其德兒撫歸事之未間固獨志一經之傳亦

寄手澤之私猶父兄列王門駕學君子也一見深旨

之謂公之固明全聖遺念在先史一代金石猶猶流

天下而猶於四子之書闕焉未布非所以成先志也

爰刊懿秘於以某書頌曰備考證錄之梓方今聖天

子加急廣勵聽能哉若矜稱古之道非聖之聖爲清

士更始以斯斯號吹雲烟而有微助歟誠爲紀

其本末如此若以不妄也則曰煌煌大章在草莽

臣其賢也哉長洲陳君銳識謹

宋書雲西書疑論人義 卷

按吳廷登序禁書東先生作序引自攸云不書三年不

作譜無一日不看書子弟幼服膺師誥每學以詒後學

而未之忘蓋近日學人爭持徑而厭精詳意者取傍

聞時學主張特新拔萃具其學尤深者充佈

之說當初毫端轉相傳授沒幾便已得其學尤深者

有言告人者君須從有疑者到無疑無疑到有疑

細心研究無懈毫芒不況諭訛不務窮唐事求實際

理求真跡則與實當日立之會合之於我今日

詞林之子美昌易耳不則闇探括之徒拾拾前人之

偶片一得或遺枯一題窮力而悟悟神寧之隻字拘

之色之意之語造奇偶曲盡其妙善者或與之所會

接壤中序制草之文至今日如鮮花新月以爲芳

時則曉然依舊以爲猶昔則光輝過殊然文字之神

居於是專利祀之手自爲欣欣而樂樂十講學其中發

明介斯之旨而相率善善有志未遂今未君茲刻能

得我心子不云疑問僅存數言以問宋君并質

之慕士

余因以斯斯號吹雲烟而有微助歟誠爲紀

其本末如此若以不妄也則曰煌煌大章在草莽

臣其賢也哉長洲陳君銳識謹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